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厲齋十一葉續集卷

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傳熊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胡子襄

謄錄舉人<sub>臣</sub>李椿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九

宋 林希逸 撰

挽詩

趙庸齋

金章雖貴豈公榮一點孤忠百世名  
字字清吟如太白篇篇奏疏似更生  
士緣氣類歸宗主身為朝廷作重輕  
當世共傳書幾種最初曾見易先成

品題人物妙權衡在日江湖有重名為國得賢八君子  
登門執贄幾書生少游輦路心交久晚見南華口義成  
欲序未酬詩卷在相知可獨是同庚

信菴趙少保

勲名已盛端嘉日身佩安危三十年自去鴻樞開督府  
迄辭鳩閣老平泉早看養馬封侯將晚作騎鯨捉月仙  
縱道進賢冠最好不須畫此上凌煙

長淮當日事尤危孤壘身當數月圍楊子江頭如虎卧

平山堂下似羝歸二難千載為時出一戰三京與願違  
賈恨伯符投鏡去追懷到老淚沾衣

百萬頻年戰虎貔神馳漠北到洮西空餘八陣江頭石  
未見一九關上泥守父訓辭黃閣去負時名與紫巖齊  
河山收此英靈氣下馬千年看墓題

出語無多動造微公於學問似生知客游槐府珍遺帖  
世誦樗翁序近詩握手最先門下士傷心誰勒墓前碑  
匆匆四十年間夢憶到廬江下榻時

趙虛齋

兩朝人物號耆英九折崎嶇亦飽經幾度拂衣心似石  
重來曳履髮如星爭名可是因文字轉臂堪嗟失典刑  
何處藏山猶有史悲笳幽咽若為聽

與學深功在易通御題褒句聖恩隆成書自講前無例  
異論難齊久始公辭有所之端可據文無不變論尤工  
臯比定集諸仙聽獨惜丁寬道不通

恕齋洪尚書

定是仙從天目來少曾吟詠到襄淮才名詞伯班常伯  
學問平齋授恕齋華蓋謾云鄰翰苑袞衣不許上瑤階  
海山縱好歸何處嘆惜人間事好乖

秀骨清姿玉雪同幾多星宿入心胷風流王謝談諧勝  
家數常楊制詔工坐政事堂無六丈登文章錄似三洪  
年來人物蕭疎甚玉座東西欠此翁

伊昔宸京握手初橫經公未到三衢早班玉笋還先去  
晚侍金華却共趨思老有餘知筆健病成應是為詩癯

峯推太華嗟何及身遠無因莫束芻

陳節齋

諸賢名並端平見一老音存正始遺  
改紀重來時領袖  
持荷獨立右尊爨心忘世易身難乞  
家著書多人少知  
省闈纔辭畱史館可憐便入八哀詩

國重穆陵蒐鉅典帝浴宿學進隆名  
那知幻境空花散  
不待藏山史草成筆塚長存堪悵恨  
書棺何益謾哀榮  
西山門第今無幾落盡殘星淚眼盈



早歲登門叨賞異暮年造闕喜追陪每從省戶供詞去  
多向都曹誦句來逐客贈年今尚在癡兒別飲恰方回  
湖邊握手如前日身隔千山嘆玉埋

李斛峰尚書

公擢端平第祥開日下雲乾坤鍾直氣星斗瑞斯文出  
處關時運更嘗厭俗氛白頭需舊學何事靳吾君

又

論著千年計崎嶇二紀餘人多仇直疏公不羨除書曳

履歸何晚儀圖事竟虛  
早知天許嗇恨不守茅廬

又

中朝更幾局鳴世獨錚錚  
奏疏如山藁哀笳何處聲  
雖孤巖石望何損斛峰名  
應有遺書富何時見集行

又

當年期集所一榜上三人  
晚節惟公在交情獨我親  
楚東分袂久溪上得書頻  
曾共茅簷宿因行部入閩

又

三領闔廡節名高德度寬苦尋鹽利病痛念郡凋殘擬  
有回天奏相期對日看入朝孤此意聞者淚闌干

朔齋中書劉禮侍

聲名早日到宸幾自許凌空健翮飛朔黨家傳真抱負  
西州人老幾招麾長庚窮殺狂如故韓愈疑為傲則非  
歲晚雖為香案吏白頭終與壯心違

再造功成始趣還又從薇省去長安登車屢作澄清使  
持橐還須文字官子美八哀俄入此賀公二命只書棺

不知庾亮埋何處遙想悲笳淚雨潛

一識端平三十秋北關重別見南州紫薇閣下分房住  
黃檗山前並轡游碧水詩來秋後得吳門書去病中投  
交情不薄相期遠底料催歸記玉樓

趙大資

無情先生

以下追悼作

先帝云公有相才經帷曳履久徘徊先調化瑟更絃去  
却贊兵機杖節來祀典空聞陪五使宗臣不許位三台  
白頭遺老孤忠在忽漫騎鯨亦惜哉

當年玉座語尤親薦士雖多不語人天下短長才識盡

內中方寸紙來頻

用晏公事

僕窮分作米鹽吏公許宜為翰

墨臣回首摘文今夢斷長懷知己淚沾巾

公有奏冊分門薦士余為

豐儲幹官名

入詞翰門

王太博

特魁

宗合

蘭宮凡幾上直待晚成身臣對三十字君恩第一人談  
經居未久岸憤請何頻風月分能幾空山骨已塵

以賦鳴雖早襟懷實似虛出彈齊士缺歸讀樂軒書丹

桂攀殊苦黃梁夢不如在時同手足入念每沾衣

盧汀州  
號野涉

名落江湖歲月多白頭還止夢三刀胸藏千載心期遠  
識盡諸賢眼力高慷慨當筵談抵掌淋漓滿壁醉揮毫  
空山埋去泥銷骨何日人間見此豪

野涉來南岸憤時我方為掾久追隨爐熏柳葉同清話  
酒嚼梅花幾賦詩別後京華纔一見病餘山寺謾相期

壬子余自菑歸公病  
方安約至黃蘗不果

為公一慟今踰紀當日交游在者

誰

百七弟

我嗟孤日早汝亦守偏親愛甚於諸季年多似一輪家  
雖老去足身苦病來頻卜穴何時定傷心歷四春

黃倅 鈞

蹇驢乘驥鹽車有士如君具眼無唾手兩科名淡墨  
秃頭半刺闕紆朱筆無見夢花何有玉只空埋草已枯  
搖膝向人吟不住追思如見重嗟吁

輩行交情似此稀  
舊遊追記每攢眉  
桐花古郡為僚日  
落葉長安謁選時  
君去鳴琴曾別飲  
我期煨芋更論詩  
誰知俯仰成今古  
儂指傷心二十碁

兩舅氏

吾舅雖潛德人間  
兩玉人眼高俱邁  
俗鬢禿共娛親場  
屋因緣薄詩書趣  
味新少公談頗勝  
伯氏奕尤神門外  
相過少樽中自釀  
醇荆花同伴老竹  
葉滿懷春壽袞皆  
踰七堂封亦與鄰  
贈車傷作夢華屋  
帳今顰甥老頭如



雪山空骨已塵前年松下酌語不盡酸辛

王倉

華甫王實齋遂銘倉之父為孝友王家

王為溫陵法曹方蒙子功為理曹余為節推三人相與最厚

姓名早入文章錄姿性宜生孝友家視世故輕如棗葉  
得時名重只皇華白楊何處傷心遠紫帽同游飲淚嗟

向老伊誰同此意獨餘一友在東嘉

子功永嘉人

九江朱長卿

信庵之客余同朝同舍也

精神滿腹氣英英早歲宜登要路津名是平原門下客

字同先漢蜀中人已趨文石班猶淺雖擁油幢志未伸  
壯士不留強敵在交游相弔淚沾巾

江番相望兩年餘度度書來有壯圖安已彈箏思海道  
武空鳴劍說伊吾公間未久騎鯨去我遠先慚倩鴈無  
宿草不知秋幾度衰年何計奠生芻

班行一見便歡然意氣相求似夙緣得古鼎藝多鑒定  
常時樽俎每招延郊吟愈和曾成軸晉帖唐碑不計錢  
見說舊藏今散盡傳家猶幸子能賢

陳所齋

曾涵萬卷筆如虹四海應無兩所翁身老甯疑詢有鬼  
眼高不許憲交公祇緣命薄非才薄信是文窮與學窮  
班路重來終一簿予麾亦不到莆中

在朝以足疾出

又

三文堂上墨猶鮮別幾何時哭此仙散髮弄舟思往日  
撫髭覓句是前年理明洛學知翁少表慕瀧岡有子賢  
人物如斯埋玉去病違執紼淚潸然

劉殿講大卿範

涉世風波惡收身歲月長再三持蕩節八十侍華光邊  
入籌如蔡民懷惠有棠兩朝凡幾奏書不與人亡

又

已分黃冠老猶為白髮卿登朝耆壽俊聖學緝光明盛  
德兼和介高懷了死生柯山仙窟宅笙鶴定相迎

又

幾年漫仕貧如故半世投閒樂遠讒無八九椽多借宅

得三百戶謾題銜初畱蘭省交吟卷再見芝山送別帆  
何月得尋埋玉處天南淒惻夢松杉

莆守汪宗博

凝香据案幾何時事事傳來昔見稀生果神如包孝肅  
死尤貧似尹翁歸誰知食少為身害可恨才多與命違  
見說滿城人慟哭交游那得不沾衣

又

襟義如公世所難南來一念十年間喜時文石為烏石

未到壺山住道山宿草故人誦願畢生芻有客弔喪還  
清名雖在身何在投淚空嗟造物慳

來簡先至三山謂  
越烏石尚書墓

又

天奪如公亦酷哉遺民悲慕似嬰孩  
轎還夾道號啼送寢祭諸村接續來  
野錄何年能入史祠成他日轉生哀  
溪干舊友多彈淚半月前書手自回

吳理卿

風骨相期衆才名為底窮策雖高似董位却劣於洪沒

世臣卿少他年史筆公賜詩宸訓在無愧是清忠

又

二紀中年廢清時晚歲收如斯封馬鬣謾爾跨鼇頭雅  
度人何忤虛名世浪仇論交思少日文會飲榕樓

又

白首同收召追隨僅一冬公由卿出使我去掖為農上  
節歸曾見攜琴願莫從傷心湖水外石獸倚長松

陳判官

介

師學親聞正始音半生為母欲投簪游環僻水成名去  
為念珠曹得譽深賢比鄴侯家有傳達如康節病先吟  
寧需郡幙辭臺幙到死知君鐵石心

陳府判司令

童科

大科家世袞傳芳恨不崢嶸翰墨場空鬱壯圖纔半刺  
合司帝籍便橫翔官稱僅似潯陽白早慧疑如江夏黃  
曾向掖垣開薦口眼看埋僻倍嗟傷

鄭令人

義江陳開  
國內子



具眼翁求壻齊眉老耐貧年如絳甲子賢比鮑夫人守  
誠居官舍持經識幻身親鄰恩意厚誰不淚沾巾

陳橘山

昔侍先師席西軒筆研同晚為蓮社客私號橘山翁內  
景經誰授還丹訣自通仙班催底急吟此望方蓬

又

數畝園雖小齋居却有樓木奴居半許果子亦多收閒  
日長趺坐晴時間出游自君之去矣遙望只增愁

鄭子誠

執經師席下於我是庚兄袖手塵中老灰心世上名杖  
藜行竟日杯酒度平生終始交情在無人解索銘

又

住處雖鄰曲多慙寂寂居間能馳手帖時致以肩輿我  
嘆年相若君衰日漸疎人間夢先破周蝶果何如

劉夫人

趙必齋母

淑德生全美深閨禮自防訓嚴今孟母誓苦昔共姜科

欲傳三世免令學四方棲鸞吾所愛千里索銘章

又

獨力持家老真如烈丈夫齋明供蘊藻服飾厭金珠甲  
子祇餘六鸞雌嘆久孤悲笳講山路寒日澹霜燕

莊丞內子

多門嬪貴族何事喜摩訶清比顧家婦達如凌行婆再  
來鄰曲媪獨見女中娥委化雖云樂潘郎鬢柰何

銘云  
鄰媪

見夢

而生

死自知歸處生能孝養親真堪名烈婦豈不勝癡人新  
卜金沙窆空埋玉雪身佳銘求篆石摻筆為酸辛

鄭仲升

西軒同舍日開爽莫如君健筆疑淹筆方巾似艾巾壯  
年嗟斗粟老日味羹芹鄰里交游盡傷心宿草墳

林甲父

曾

我有宗傳未付衣喜渠歲晚共吾伊云胡丹旆鳴笳去  
不見青衿問易時生靈運前何太速為文介後重堪悲

犀斜宰木今誰主飲淚看君乳下兒

丘司理母

同年升  
內子

三十年嫠未易禁信眉纔爾遽涔涔斷機有訓名花帖  
埋鏹無慙見藁砧剪髮為珪供客饌却蚶令侃職官箴  
年兄事狀夫人誌歲月追思淚滿襟

李提舉

丑父

滌塗久歷似羊腸蓬省歸來髮欲黃麟筆正煩朱邸客  
駟絲還要錦窠郎觀魚濠上歸思切吟雁峯前遺愛長

金鳳賡酬知樂甚玉樓誰召去何忙

早歲聲喧翰墨場晚尋蘭芷到湖湘劉郎未得文章力  
涪老空懷書傳香埋璧奈何從石街好竽滋甚况琴亡  
山房宿處成終訣悵憶交情四十霜

陳提舉

焯

三為一疏鳳鳴陽去國投閒兩鬢霜早有重名居易府  
晚因同姓誤君王恰還使事逢新政已峻卿班入太常  
止尼不知何物崇清時竟失曾靈光

嶺海清聲玉雪如門庭尤峻是間居吹噓昔日班揚賦  
受用餘年老易書亭列百間多築圃舟移數里自穿渠  
春來紅紫應岑寂花外無因見小車

別無久近不相忘見面雖疎意味長向推梁初馳唁疏  
已埋玉後送銘章我慚臨穴詩黃鳥免報移阡讖白羊  
絮酒何時澆宿草此成三賦淚沾裳

趙通判

世守祇儒術才優奏最頻官終半刺史孝事兩家親長

葛碑仍在甘棠愛尚新趙公陂上下遙想泣遺民

宰惠安築

陂有

記

碎劇更嘗久躋攀鬢已皤題輿嗟命嗇製錦得名多銘  
好傳千載梁摧付一窠書丹慙鈍筆回惻甚於蘇

山長陳剛父

初為雲川簿  
入倉總幕

名在江湖久青袍鬢已霜苔人師鑿齒蓮幙客君房甫  
為思芹去還遭撼樹傷清朝公道厄埋骨竟淒涼

又



君本輕場屋何心第太常吟姿如鳥瘦直性似蕭剛已  
恨嬋娟誤爭知禪化忙功名雖有命詩在莫俱已

林宗院母

鶴髮賢哉母冰清又玉溫早同夫僚隱晚受子貤恩箕  
筆營新竈銘文託後村登堂曾及拜吟望暗傷魂

丘進衙內子

鷓鴣同看去闈營不少須幼癡兒哭母死孝婦從姑牛  
卧圖形好鸞棲鏡影孤藁砧銘石語悽寄挽郎歌

梁秘閣

江湄歸來喜脫簪當門小築似山菴名於世見林間一  
爵以仁尊天下三早失偏慈心已懶晚雖漫任性難堪  
非無憂愛閒成僻雷雨曾傳舊奏函

白頭姓字紫蓬仙三徑還公得樂全八九十翁健如虎  
等閒一蛻妙於蟬何年重見風前樹此夜愁看月上弦

義合弔廬寒阻我須攜斗酒到岡邊

三月初八日築

當年握手向番湖歲晚交情不暫疎安樂窩中三度宿

往來溪上幾回書  
鳳游舊客彫零盡  
龍窟新阡悵望初  
人物如公應不死  
有銘有誅果何如

鳳遊治  
司堂名

趙侯母葛氏

晉守

盛德高年百福全  
瑤池元是女中仙  
慈民束吏如侯少  
為國生材嘆母賢  
綵服俄更衰服去  
襦歌還與薤歌傳  
民懷召父依依切  
苦恨夫人不少延

戴主簿

釋鑑

榕樓飲日君豪甚  
豈料淒涼雪滿頭  
橫鶚幾回賓上國

棲鸞一老殯南州拜經傳業源流在作賦摩空取次休  
詩卷舊人無十九簫笳何去暮雲愁

有子能賢知孝甚新磨銘石以貧遲為君更作招魂些  
此士無慙有道碑身老夢思埋玉處客游憶到共燈時  
家成好入遺文去乞與他年作瑞芝

前住黃檗亮西山

疇昔西山元有亮師今名亮號西山初修白業光時現  
晚破玄關髮已斑綠熟不妨逢檗住意關忽漫杖藜還

鴈湖未久跣趺去汝蛻雖高我愴顏

黃倅內子

岸憤生同譽縉經老耐發能賢免似侃愛客母如珪有  
弟銘崔姊何人傳鮑妻霜風吹旆去笳咽篠塘西

適軒黃革叟

翁昔南游日看君玉雪如晚憑居士几死守樂軒書聖  
處吟應到原夫技豈疎白頭心自適元不羨高車

二

閩譜雖華遠君於派得黃銘宜買石待詩豈入瓢藏憶  
昔題吟藁傷今賦一章薌巒序葬處遙想暮笳長

挽潘守

詩書家世事公獨妙兵籌異質生三乳時名放一頭萬  
山叢裏邑五嶺水邊州謾道登朝去功多恨未酬

二

廣蜀為唇齒雙江直下舟人知傳幹腹公識到源頭袖  
入榻前疏籌深嶺外憂慙慙近事字字比龜猷

三

鄉閭扶杖久早歲譽兵間誰信白頭叟能柔赤腳蠻人  
言勞不報公有道能間似是英雄骨埋名向此山

四

文武憂才盡斯人為底窮威聲傳境外袖手老閩中來  
往二三客康寧九十翁及門曾一識銘筆愧難工

同年趙左藏

時序

登名三十載岸幘去壺山下入離珠府不留鳴玉班同

升君弱冠久別我衰頽及此吟哀些傷哉數太慳

二

客有南來者云君病本無信然身是夢俄爾我非吾甫  
脫登山屐猶傾對月壺人生太危脆變幻止斯須

三

疇昔號宗英嶽崎恨莫平晚同著用數早負榜中名握  
手雖疎濶驚心隔死生白頭慈母在遙想若為情

挽後村五首



九十非為壽天胡奪此翁兩朝名法從一世  
太宗工集  
本家家有囊封字字忠老龍雖異寵堪嘆夢俄空

二

詞源泉萬斛筆欲挽天河詩比歐韓密文追漢晉多一  
生名皎皎四入髮皤皤班不登書殿傷哉可奈何

三

古來皆有死身豈解千年縱使能仙去何如以集傳騎  
鯨烏石外下馬釣磯邊忍使斯文喪憑誰問老天

四

雲鬢登堂老論文四十年憶曾同宿處說到未生前精  
妙無雙手賡誦共幾編耽禪生笑我去作海山仙

五

筋力衰難強傷心苦涕零篋多留尺素藥僅致空青傳  
後吾何述生前已自銘惟堂纔一慟恨莫聽謳鈴

竹溪厲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

宋 林希逸 撰

祭文

蒲守汪宗博 元春

僕緣烏石得公而友烏石於公知公最久十載睽離于  
京再見語及烏石必愴顏面每嘆平生受恩此老不知  
何年一哭宿草僕時戲言壺山勝處輟班暫游此為便

路我歸三年公始再轉忽詭民庸果如所願暨來語余  
頗覺慰意曰子前言殆幾縣記我固知公襟誼可敬尤  
知其賢必有美政一聞下車事事駭俗遠近傳夸如包  
孝肅落公之筆若神授手干公以私誰敢啟口呼民如  
兒据案書牘片語可傳勝負俱服首營糴舟盡却冊例  
厨寒無煙飯喜以麥吏曰神明民曰父母天乎何其遽  
爾奪去四境哀號曰莆無福香華連連躋堂以哭或尤  
火攻或嘆食少曰我使君何辜而天凡仕於今無論饗

墨巧則邀名情則逃責公胡介然皎皎自異豈神亦憎  
不佞奚累千里喪還囊無餘孔生者何依死者何送昨  
公之來過門話舊戒言三酌不許多又今公之歸仍道  
溪曲我持此觴徒酌以哭千載須臾名存身沒何嗟乎  
公惜此人物

梁秘閣

應庚

君為先輩登名四紀漫馬而仕俄馬而止向也為貧五  
就賓幕乃心真鴻揮手薦鶚知己非無兩在鈞軸拂衣

徑還甘老駒谷晚遭明時寵以中秘身外虛名君亦何  
意小圃當門有梅有竹觴詠自娛無所不足九十之年  
愈老愈健如仙地行舉國所羨楚東為僚一見知敬交  
久而親屢至三徑愛客苛留度度如是書來溪干不知  
凡幾去秋之殘忽以病諗亟問亟酬初不伏枕續聞小  
車亦既出戶方喜君安忽得君訃哀哉斯人遽爾仙去  
君骨非凡必有歸處君乎何憾我惜此友寓情一誄寸  
心何有我雖哀慵義當往哭先馳此卮有淚盈掬

常東軒 提

公早以文名晚以節著秦賦如班揚牧民如呂杜我冠  
則鄒陳當制則燕許既受知於兩朝猶屹立之一柱何  
厚積之未施乃見奪之許遽嘗觀公之平生蓋以道而  
出處莫難於曩歲之塗歸莫榮於此時之引去彼璫何  
人惟寵是怙既斥以憑城之狐重来如出柙之虎豈聖  
世之清明容此曹之號舞衆方噤而詭隨公獨奮而力  
拒雖中札之屢頒抗累奏而不住帝亦何心臺已有疏

固省闈之暫違實宸旒所簡注俄當饋以興思痛憑几  
之移御遺之嗣皇擢以政路朝方喜而登賢公亦義而  
報主天不憖遺此酷何愬思累朝之前脩就兩地而歷  
數治平有歐天聖有魯皆垂譽於初元豈必立於宰府  
以方之公何愧於古惟賤子之納交實同游於齋序每  
握手以相歡至忘形而爾汝溫陵之歸再見溪干之別  
三暑餘年分守於阨窮一字不到於公所愧公多情逢  
人寄語墨猶濕於近書事莫慘於遠計方得請於帝前



忽遺形於江滸嗟何惜於幻塵亦等是於逆旅義當哭  
臨道苦脩阻素車之願以老違卮酒之微以誠寓悵交  
情之奈何徒隕涕以如雨

莆守監簿陳所翁

千年百年豪傑能幾我觀所翁則其人矣興託之勝凌  
霜喻霞才思之妙舒英吐葩少作流傳誦不容口老筆  
縱橫醉不停手名固我予才固我奇即其蘊抱知者伊  
誰一第中年世路何蹇花底重來緣法何淺生平學問

所試幾何豈伊才名能爾折磨壺山一麾未至而尼歲  
晚雖貧吟傲自適去冬遇我紫帽是還僅能兩夕笑語  
溪干祠僻留題醉墨猶濕後約未訓至此何及翁乎已  
矣已矣翁乎身前百恨可付一吁其迂似夸其簡似亢  
亦以此名亦以此謗僕緣息味一見而親愈久愈篤豈  
伊同升中間相望離合屢只每一相逢雀躍拊髀翁今  
何往再見何時惜此人物云胡不悲太白曼卿不仙則  
已果如所傳翁必不死義當一慟曷日願諧寓情先此

於乎痛哉

後村劉尚書

嗚呼先生胡忍遺世梁傾嶽摧龍亡虎逝嗚呼天其喪  
斯文乎國不遺一老乎四方之士何所就正乎吾黨之  
友何所問業乎光爭日月之文僅止三百卷乎幽泣鬼  
神之詩不許足萬首乎斗南文星其隕而為石乎壺公  
玉色其愴如岷峨乎公於先皇受知殊特錫第以寶跼  
序文以奎畫其感恩而從於地下乎嗣聖於公眷亦深

厚進班於老龍待公以黃耆不待乞言而棄人間乎西  
山南塘公知己鐵菴臞軒公端友其將往而同游乎騎  
箕者傳為奎者蘇抑公雖去而不死乎僕從公久近四  
十年書藏幾篋詩和幾編平生相與似有宿緣論文縷  
入析理機玄公才之大我時攻堅我學之癖公譏近禪  
有瑕必摘靡精不研公嘗謂我休戚同馬公子吾子如  
一家然歲在乙丑訪公留連登辟支之頂宿壽溪之邊  
同吟即事獨妙數聯續聞目青致藥萬錢奈何書月至

死弗痊邇者問訊於燈夕前小阮惠報知公沉綿走僕  
數四夙夜縣縣俄而得訃淚灑如泉義當往哭春猶未  
暄馳此一酌始為之先二品之貴八袞之延謂公何憾  
未為知言公來瑞世公去飛仙斯文何抑後學稱冤我  
為此誄悲懷曷宣邦之殄瘁奈何乎天

謁考塘外祖墳

幼來外家及拜王母母憐其孤是愛是拊長既飄零游  
學天北夫人之喪遠望而哭歲在壬辰始謁墳下追惟

舊恩有淚如瀉後十五年叨此假守酌奠與偕吾母吾  
舅人世空花翕然聚散回首於今可奈哀嘆挈挈壺觴  
僕僕來止髮已如霜嗣至能幾宰木其崇孫曾是荷尚  
期千載積善之報

謂二舅墳

少也孤苦母舅是憐時來就學誨飭拳拳僥踰叨竊敢  
昧由緣官游南北歲月易遷不拜堂下二十六年中慙  
假守徼福自天儒雅之集團藥母前番易還里偶以病

纏舅別吾母實來溪邊自此一間雲山連連聞舅之訃  
寸心欲然弔祭弗及遙望涕漣雖有書疏此情曷宣甥  
今老矣有髮如綿持此一酌于舅之阡宿草不哭徒飲  
淚馬

前高安林縣尉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燈窻勤勤蚤  
歲雙字所幾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綠其衣風木  
之感言之涕洟黃綬而西聊復爾耳三易郡侯非不知

已霜臺一剡方爾萌芽春雖有信梅猶未花俄爾書來  
以歸檄告我復其書僕猶未到何恙靡已遽殞其身拖  
紳鳴玉世果何人君於交游夙有美譽久室而通又厄  
以數士非僚隱孰不求名如斯而已亦曰有成人世空  
花短長皆夢底許匆匆則亦可痛總惟一慟宜速而遲  
亟酌以告云胡不悲

後村墓祭

此山之藏公所自築有萃其封夾以華屋有檜有松有



梅有竹公常自來客亦同宿生而身游歿而魄復此公所安誰議改卜諸孤能賢不惑流俗吉日時良於馬埋玉下馬之陵今在城北來者按圖問此宰木惟我於公情同骨肉原頭送車義當追逐叨恩誤除有旨詔趣小草自慚行裝已束區區數言薄露心曲猶子厚余託為宣讀傷哉奈何有淚盈掬公其亮之歆此魚菽

後坡林吏部祭文

於乎後坡如斯奈何浮榮能幾掣電逝波人世匆匆千

載一夢雖則云然柰何不痛公於三舍如狩獲麟詞華  
俱妙尤以賦名崢嶸乙科顯晦三紀豈不登朝豈無知  
已既歌于薦猶詠海沂後先三入始謂逢時朱邱談經  
紫宸對疏胷中光芒於此略吐銓曹既擢帝眷方濃云  
胡雅志詭以民庸自謂丞郎法當外補寓書語余欲小  
結裏朝有公議亦曰予麾雖俞心去猶幾公歸朱幡方  
迎易以丹旄天果如何予奪莫料如玉其德如錦其文  
胡不持橐胡不演綸世雖多才公豈易得袞袞羣飛於

公何嗚嗚公猶可能不愁遺江干一蛻行路嗟悲矧我  
於公情同手足別我入京過我一宿班行三載有鴈必  
書近墨猶濕幽明頓殊我注南華公所酷喜非苟喜之  
忱有悟已經言物化擊節不休公今何往為蝶為周我  
每思公狂欲大叫輒車既還病阻往弔述情卮酒一字  
一吁縱令宿草敢廢生芻

竹溪齋十一葉續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葉續集卷二十一

宋 林希逸 撰

墓誌銘

將仕林君父子墓誌銘

三溪之南昔有隱君子廬於古榕之陰曰林氏余識其  
家四世矣若君之父子余實加敬愛焉君諱鶚翁字朝  
叔早事樂軒於西軒頗能場屋語年三十杜門如處女

動守繩度不苟言笑築樓於其居而挹西南諸峰梅荔  
列牆左右余為名曰登明時引接賓友壺觴其間於世  
泊如也無親疎遠近皆曰德人延師教子尤盡禮課督  
甚嚴故諸子皆穎出少孤終鮮母子相守四十五年孝  
養甚至潘夫人卒歲時悲慕不已咸淳丙寅正月三日  
以疾終享年五十六補將仕郎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張  
氏男子二俱登仕郎曾其長也浚漕貢進士女一人適  
俞慶嗣鄉貢進士曾字甲父州角聰敏出羣兒既長恂

恂如也於人不妄交從余學易春秋頗有得余築三文  
書舍溪干致名師聚學侶胄居其中下筆多奇語同舍  
推先之將仕病執藥餌不頃刻離居喪哀毀骨立卒哭  
猶往來課藝不輟俄以怯病卒後翁一年丁卯四月也  
年三十一朋友入哭皆慟余尤痛悼之娶余弟義女一  
男某方亂戊辰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寅與將仕共葬董  
滌東灣山之原嗚呼傷哉先是壬戌余待罪秘書監乞  
以元士一階貶秩網山林先生樂軒陳先生既特贈迪

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易名余又疏于朝以二師嗣皆  
絕旁支無一家乞從諸生僉議立後朝家俞之然二師  
松楸僅存斷垣敗屋不守歸謀諸人無肯即者朝叔慨  
然曰胄守三文之學文介吾宗也願以在籍田分其半  
為文介尸俾胄承祀焉白之臺府諸使義其為皆奮筆  
褒許於是甲父為文介直下孫而文遠亦得嗣君實倡  
之鄉之舊門人喜網山之有傳也共植華表於其廬之  
右扁曰文介坊余方冀其有成以振遺緒而天嗇之迺



竟爾嗚呼傷哉浚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冢舍尤謹哀其  
父兄不得年涕泣以銘請余廢食收淚序而銘之銘曰  
結廬何年松陰翳翳自我識之倏已四世有德必年胡  
天而逝哀哀何心銘此翁季矧曰曹乎文介之裔

適軒黃君墓誌銘

永陽龍嶼黃革叟邀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  
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趣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  
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

藁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瑟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為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翰寫已意畧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期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於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鄰巖山弟某來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

父子於溪上糾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  
皆以遠業期之今止爾傷哉余初記薌巒菴又銘朴齋  
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息感今懷昔能不慨  
然遂廢一食為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耽於進其適者哦不羨何  
欠不求何遭畸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梁秘閣墓誌銘

咸淳四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秘閣梁公卒年九十  
一余未能遠弔為文馳哭之其孤以書復曰前數載吾  
父治窳買棺百需具矣且預為遺令曰銘我必竹溪吾  
兄弟未忍死吾父朝晡守柩哭如生存吾族親友乃以  
陰陽說語余謂葬莫難於得日失此春恐其期愈緩非  
孝也吾兄弟且哀且懼又相與謀曰葬必銘得葬不得  
銘如不葬死之日何以見吾父期逼奈何余讀而悲之  
不忍辭恨本末未詳姑紀其大者梁著姓也其系遠世

居三山閩縣曾大父德昭妣陳氏大父成慶妣王氏父  
元輔贈承仕郎妣林氏贈孺人公諱應庚字本仁自號  
止堂生有異質早著文聲交游皆前一輩聞人二十四  
拔解鄉漕寶慶丙戌始擢第孺人老矣公既得薄泉之  
南安易請祠祿以養甫三載孺人卒公哀哭自誓曰母  
亡矣吾何仕終歲不入京汀守李公華高其行以武平  
簿辟邑瘴鄉盜窟前至者多死公感其知已勉為一出  
俄攝令四勦強寇一庶如冰霜民德之呼慈父繼守右

司張公珮以勞績上得旨循一資與堂除差遣丁酉陞  
從政五月循文林堂差江西節制司準遣丙申改辟  
兵鈐司峒寇作公宣力多太守胡公泓又以勞績上得  
旨與陞擢鈐司無歲不薦將以郡剡改奏公辭之甲辰堂  
差都大司準遣胡適居易府又薦不報公官情愈薄矣  
泉使訥齋程公憲使後村劉公皆授以京削苦辭不受  
二公列薦于朝又有堂除之命秩將滿訥齋辟留陞檢  
察二公召余與蔡久軒俱在番其不可免者如故癸丑

堂差幹辦江西帥司漕使浩堂翁公以上賓禮之時訥齋入相久軒與政矣方屬意料理之公急告老不得已如其請乙卯甫一考就轉通直郎賜緋魚致仕浩堂大書見一二字贈之公歸築圃當門名以三徑吏書節齋陳公書其扁鄉帥矩山徐公架見一堂圃中余為之記癸亥矩山為大儀以孝廉奏除直秘閣余遣待罪西掖制詞余所草也朝野榮之丁卯陽巖洪公帥吾閩又以鄉諸老狀聞更乞褒擢未報而公逝矣公雖五為使客

世味泊然殊非所樂歲晚得閒即三徑之間為窩曰安樂為亭曰玉堂何似為室曰村田樂往來吟奕客至即飲步履視聽如少年人自以為身退而力强造物乘除之賜余居隅一江相去四舍嘗三至其廬留必旬日對語超然無一點塵翳然公忠孝人也用世才畧甚長憂愛猶至時有所聞稍異必仰天嗟惜不已端平丙申裡夕雷雨一疏幾千言皆冰人語癸亥致書廟堂條內外之弊剴切當事情聞者益敬之始知公雖樂於退老而



一念之忠不忘也余嘗謂仕而去有幾有以折腰為屈  
而去者有掛冠畏禍而去者有墜笏自憊而去者有買  
山資足而去者公游上幕何屈居明時何畏強於力何  
憊貧而廉何足由由然而就舒舒然而去愛士者求我  
我辭焉當國者致我我避焉漫乎仕有元次山之風確  
乎止有邴曼容之志陽巖之誄有曰早不求舉晚為逸  
民如公高尚世有幾人真篤論也余自楚東為僚知其  
心而愛之間居相望倡訓之筆還往之書成帙矣去秋

聞以蹶傷亟問亟答殊無它苦輿以兩竹日涉自如忽以訃傳曰俄而逝吁惜哉死生之際亦異矣今以己巳中春八日甲申葬公龍窟山之岡娶林氏贈孺人先公歿三十有一年合窆焉治命也三子垓國安寅之二孫壯孫定孫女孫七是宜銘銘曰

五墓之游三徑之適名齊二疏壽踰九袞彼窟誰營崇以數尺彼車何送來者千百老而康強去不寢疾幾能如斯允矣見一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善堅世居福清蘇溪湖北計議陳公煥其父也  
儀真貳車丘公升其夫也莆陽李曹應甲其子也儀真  
歿李曹方胤夫人守貧課其學壬戌擢兵科夫人喜曰  
吾無愧吾夫矣尉崇安夫人訓尤嚴每曰重囚之死生  
羣盜之重輕其獄自尉始是之不審徒庶爾秩滿得掾  
夫人頗以便家喜歸至建驟得疾隨愈抵舍如常時無  
何疾仍作年七十二卒之日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

日也儀真兩娶前夫人林氏一女夫人一男二女庶子  
一女一男應斗治命為其弟井後四壻登仕郎吳之遂  
武經大夫淮西副總管李應龍顏襲公黃衷一孫真錫  
儀真與余同里同師又同年進士余嘗狀其本末矣葬  
龍山先夫人二十八年卜以九月十七日祔甲也以銘  
請余曰夫人盛年嫠貧自守有共姜之節焉拊諸息其  
愛均有程母之慈焉訓理曹以學進有翟母之賢焉是  
可銘也已銘曰

發而居成其孤老而殂從其夫驥有駒大其間遲有需  
榮其墟

潘左藏墓誌銘

咸淳五年五月十五日靖州太守左藏開國潘公年八  
十九卒其孤公助以狀來請銘曰此吾兄告院公湜所  
作也余讀之悚然曰公輩行高而得間久余後進也景  
定甲子始拜公於里第挹其容聽其言知其為鉅人長  
德也而公於湖湘知名許早治兵料敵獨有古名將之

風賞不償勞以老自邀世之負公多矣而畧無幾微見於辭色賢矣哉遂叙次而銘之余雖荒拙忝前史官盍紀其事庶公之尚有傳也惟長樂之潘為閩大姓實唐御史中丞季旬之後徙而城居著籍閩邑衣冠之盛自五世祖通奉公常始宣義郎建州教授贈朝議師孔於公為曾王父朝奉郎肇慶府贈太中飛英於公為王父晦翁以種德名其塋者是也朝奉大夫兵部郎中贈銀青光祿子韶則公皇考也銀青三室前後兩朱氏公母周

夫人以夢得之生而三乳頗有異質銀青酷愛之初補  
將仕郎銀青歿事繼母人以伯奇悲之屏而不怨嘉定  
辛未銓調常德龍陽尉朱夫人歿終喪為黃巖買納鹽  
場以廉謹得譽丞柳桂東時東南盜作如蟥如蝟江西  
舒慶二黃十五吾閩晏頭陀羅五官柳之高垓衡之妙  
甫則扶友嵩謝了負包全李纂九皆其最桀黠者也自  
紹定己丑朝廷調兵遣將憂勞凡數此邑萬山之中為  
湖南江西廣東三路門戶乃黑風洞羅李二巨賊窟穴

也其民暴悍易動小忤意則刀鞘四起臺閭以公辟公  
曰辭難非義也慷慨就職一以赤子待之民安其政俄  
桂陽寇急權令盛桂以城危告公曰解圍不如擣虛自  
提官軍義勇入戰洞中簿尉何琛死于陣公之氣愈厲  
相持巖谷數日出奇掩襲高垓賊先奔諸黨隨潰桂陽  
圍遂解諸公益知其能遂以招撫一委之公曰屈以力  
易得其心難吾為張網可也單車造賊地不以兵自隨  
羣獠章章競出迎拜曰我儂非敢弄兵以自速禍常時



不堪侵枉使我至此公生佛也今惟令是從公停馬留  
食與語惻惻然曉譬以逆順禍福聞者相顧泣下送公  
還邑巢落幾空辭拜之際有出而言者曰我儂何以報  
公苟有驅令願為朝廷盡死力皆舉手加額而去諸峒  
聞風相繼聽命公知其可用矣遣廬陵守趙公彥覃江  
西憲魏公大有以檄求援公遣七甲義士助之於是舒  
慶二自隕黃十五乞降臺閭皆以義士功居多爭上其  
事得旨因任改官理為須入仍與陞擢差遣公又為之

儲粟治藥勅立義塚使飢者病者死者有資焉然後傷  
死事之家旌孝婦之節以揉其心新學校之官還教導  
之員以回其習于時蠻俗為之一變添差通判潭州朝  
廷知公得溪洞之心留之於此蓋有待也嘉熙丁酉首  
為邊禍烈史制垣檄公以七甲三洞策應公即日就道  
點集壯勇八百人直抵壽昌突圍以進北酋驚顧曰赤  
脚蠻兵來矣或守月城或戰清淮門我軍屢捷敵遂退  
制府上功得旨全軍補轉三官資赤脚蠻之聲遂振於

境外當是時公之名於兵間何如也秩滿除監左藏東  
庫人謂公鄉用矣無何出守潯州衆以為訝而公自視  
猶若歐然在郡孜孜如理家事以嶺民去天遠疾痛不  
得上聞切切然毛縷診治之損例卷損浮費代其民輸  
夏稅一年帥謝公逵狀公治行累數百言上之不報繼  
知韶州以父諱辭改梅州未上朝以黃平為慮改知靖  
州公亦喜於自用初公以潯陞辭援漢唐蒙晉董元二  
事痛言蜀廣可通之路黔鬱共下之江時幹腹之傳未

的也先事之見已如著龜及抵渠陽訪求大理自杞蹊  
徑嚴如防遏曾未三月以侍御史周坦疏罷公論惜之  
歸食崇道祿尋擢廣東參議官時有諫官居寓里者欲  
請大奚山墾田同僚憚其聲勢噤斷閣筆公獨奮然曰  
此盜窟也居海中心昔在淳熙為朝廷憂甚久幸而鋤  
難不許生聚種植其間著在令甲是烏可許其事遂寢  
聞者韙之公諱周伯字宗之莊重沉默即之粹然無蘄  
嵯異之行與人極和易居官不求赫赫譽而人自稱之

間關盜賊叢中十一年不徙邑勞績著甚亦既登朝隨以一麾而去其在渠陽甫為邊計而又斥之史之當國其失士大抵如此老留瘴嶺非其所樂於是慨然歸而請老矣至於開慶之元湖廣蝨訐向公所藉之士赫然有聞臨陣爭先多為朝廷死節而主其兵者羅詮亦公在邑時薦之帥垣留之飛虎者也縉紳之士以此為譽而公絕口不自言公朝亦無知者此余所以為公恨也優游里社歲晚康寧人以為造物所報門無雜客時與

鄰曲年德相若者往來樂以忘憂至於沒齒人無遠近以  
潘佛稱尚德哉若人也積階朝議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娶劉氏繼趙氏庸齋忠清公女兄也子三人長公  
湜故通判撫州次公助漳州推官次公嵩將仕郎女二人  
楊某趙某其倩也孫男四人成祖將仕郎廣祖興祖彰祖  
女孫四人其年七月二十有八日葬洪塘山之原銘曰  
士於今世患不知兵既仁且勇如公幾人一紀于  
柳七甲三洞何以得之惟公所用彼獠所穴白刃

如林單車直詣示以赤心人猶以禽我視如子所以其  
人為公效死援淮之役自將往還敵亦憚之曰赤脚蠻  
上功雖頻賞功何薄曾是登畿亦爾落落天南何所一  
再易麾渠陽甫至又以斥歸邊猶未寧矣此偉士俾之得  
閒幾二十襍勞而不報所得者年一身之嗇百世之延  
伊昔公家名以種德是又種之以銘以勒

劉夫人墓誌銘

夫人之子必齧辱與余子泳游且嘗問詩於余余愛之

已已秋居夫人之喪識其事與家世銘狀介泳以來且  
曰吾父沒蓋也稱不得銘今吾母棄我不銘不子矣余  
讀而悲之抑自念曰夫人之二祖龍溪東萊實銘之奈  
何敢雖然不忍辭也夫人生名家自荆溪徙武川舊矣  
高祖光祿公諱滂太常博士守盱江全家死於難汪公  
藻合諸賢奏其事高皇帝惻然優贈之汪為誌辭甚哀  
曾祖梧州刺史諱墉早退有重名呂公祖謙甚高之祖  
上元令諱續父諱琮母趙氏房公元孫歸於趙朱陳之



好也夫人諱孟溫幼小有見聞言動應準繩在家為賢女既嬪為賢婦既嫠為賢母檢法登己丑第初調晉陵尉嚴陵征官皆以憂不及上再調丹徒簿秩滿為毗陵錄參改差浙西檢法官將就班卒官下生事索如也夫人奉其轡以歸為瑩為庵事事整集痛其夫之出門折軸也勤苦治生以起家屬其子鏊幼章句自授之稍長延師極勤敬既壯縱遊四方取友當世豪俊費雖厚不少靳時以聞人相與言歸白膝下夫人喜見顏色必勉

以毋倦初檢法該祖澤遜其弟撫州汝皓之子撫州痛  
其兄迄以遺澤奏螯也丙寅銓得缺州海門簿夫人每  
訓之曰汝曾王父鼓院王父司理與汝父皆由科目選  
不應以此自畫也海門將問戍夫人以疾卒夫人嫠居  
二十年治家如烈士教子如嚴師自飾去其華時祀竭  
其敬接內外嫻族有恩待賓親上下有禮戊辰上元中  
夕俄感疾危甚禱而愈謂螯曰吾為終計百需已具今  
雖精強明年今日猶及見否言之不戚若有前知達矣

哉生嘉泰四年卒咸淳五年其日正月初六日是歲冬  
季庚寅合葬于太平鄉白峰講堂山之原男盞也孫良  
吟銘曰

嫠之劉唐巨族以節名死光祿世積隆其文郁夫人生  
陶染熟婦德全慈訓篤嫠而居儉以足二十年甘守獨  
一甲子餘數六養有期臯不復講山原為夫卜祔于茲  
後來福

徑山偃溪佛智禪師塔銘

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徑山佛智禪師廣闡示寂遺奏  
聞皇帝悼惜賜錢助葬塔在大明山下以大明菴御書  
其扁且給田以食守者嗚呼盛矣非師能賢穆陵豈輕  
畀哉師於余為鄉人初得其名於鄭丞相所為偃溪序  
壬戌還朝始見於京疎眉秀目哆口豐頤道貌粹然出  
語有味益敬之東澗侍郎湯公於師尤稔每相與言其  
賢方聞其病即以書別余與東澗俱為文以奠之東澗  
筆甚奇南歸五載其徒普暉來溪上乞銘狀曰師侯官

林家子世業儒母陳氏夢僧伽振錫入其室娠而生師  
貌與像肖人曰僧伽再來也劍負未言見佛即合爪稍  
長誦書如流年十五父母以夙緣俾從小父智隆於宛  
陵廣孝十八受戒其初謁印鐵牛印名具眼深奇之曰  
法棟也徧參諸老與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卒嗣琰  
浙翁初見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隱去再見於雙徑  
翁知梅將熟矣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前聞更三轉將  
入雲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

語師將啟吻翁拄止之平生疑情篋下冰釋機鋒自是  
不可當叢林曰有兩浙翁矣紹定戊子四明制閩胡公  
以小淨慈致之郡有貴公謀竊寺後時安晚當國師以  
詩馳白即行相苦留之事遂止無何移住香山相功德  
寺也相還里又移城之萬壽貴卿名士爭先游從晚每  
至忘歸為師作序此時也乙巳雪竇虛榻制閩顏公以  
師聞如奏勅下此山給勅自師始上又親灑應夢名山  
四字以賜戊申移育王辛亥移淨慈時教家有挾坐禪

宗上帥奏疏百言條析明備上是之詔仍舊時璫焰方  
熾師以理折闡者敬服甲寅移徑山寺更兩燼而復始  
務速成傾漏相仍日費苴補師始至歲仍儉輟衣孟以  
贍來者厨堂忽敗撤而新獨雄於一寺其有為之功不  
苟類此庚申賜號佛智舊莊二所指水為田東餉按籍  
索租害此寺二紀師為奏免踰年又以和糴病告穆陵  
雅敬師每請必俞師雖於世泊然而所居利興弊革不  
可盡書賢矣哉連住八山幾四十年誘納其徒證悟者

衆海東夷相叩讀書沓至師之道化遠矣病中危坐如常時問疾往來與語不倦將終獨以急明己事為門人戒侍僧求偈靡去益請書十六字而化時方炎夏飛霞紛紛非積行所感乎住世七十五年五十八夏其壽若臘與佛日同金書卷名共一明字聞者異之師襟量素宏與人和易所至緇徒雲集敬慕之沒齒無疾聲遽色遇事雖劇處之如如不逼而成隨願必應他人不可學也或疑主法過慈其弊也弛余曰百丈規則嚴南陽門



戶大臨濟峻峭雪峰粹夷教雖不同其道一也師以身  
率何弛云余雖交師晚而知師深是宜銘銘曰

振錫何人再來何故夢覺何分歸游何處無為有為一  
手呈露全提半提八會言句我翫我珠無汝喜怒汝傳  
汝薪自我來去大明峰前遺蛻所寓枯木衆中法髓誰  
付金字扁題龍君呵護百世之藏與龍共住

鼓山愚谷佛慧禪師塔銘

愚谷名元智枯禪法子密菴二世孫也枯禪道眼高師

初從枯禪於鳳山叩請甚勤禪已奇之去而游方謁浙  
翁琰於雙徑謁少林崧於北山留掌記有聲稱少林移  
徑山枯禪嗣席師喜曰青鳳山前事未竟今竟矣禪至  
仍掌記俄而機契萬境如如禪移天童甫至而寂師往  
奠有偈甚悲其詞曰擬擘春雲作錢楮傳徧諸方曰石  
屏風又題破矣歸留南北頗久妙峯石田皆以座元晚  
之石田病貴璫當至俾師領客璫有數問師與語要而  
明璫以密聞名徹中禁其人約師一見師力辭之一衆

驚服嘉熙己亥出住吳門薦福移翠峰又移毗陵芙蓉  
道價日隆辭歸靈隱寶祐某年泉守以法石致三夏遷  
西禪寺久廢師興之增築二莊海田曰福清太寧長樂  
大澤居六年俄退席踰歲帥閩竹居王公移處削劣甫  
一夏以病告退老東菴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趺坐書  
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于鼓山南院師生薛氏  
世為長溪儒家庶村薛補闕之後年十四治書筆穎出  
非其所好出家邑之清潭二十受具道貌充然識踐兼

美澗涵愈富退歛若虛和而有容犯亦不校其所造詣  
未易涯涘余初得師於冷泉余老溪上師自法石北來  
一見良喜自此書問不絕師素寡言每見默然以意相  
怡悅余多方外友師尤質重者也師沒三載其門人九  
峰某謁銘於我語愴然曰吾無以報吾師師不得銘吾  
弗子也余知師之賢而多某之義遂為銘曰  
歛然而虛雖有若無是曰愚淡然而足雖下不辱是曰  
谷有劣其崇有萃其封我誌此翁

前天竺住持同菴法師塔銘

錢塘上天竺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猶五山之  
雙徑焉況是六龍駐蹕大士之奉尤嚴主席之來必有  
宸命疇咨聲望畀予不輕故先後相承多其宗大尊宿  
若同菴則其一也師諱允憲越之暨陽劉家子母楊氏  
夢僧入室而師生以為再來人也少即緇之初游育王  
有老衲具眼曰子緣在台宗且教以鄉往遂從逸堂某  
於西山又從北峰某於超果精勤十載洞造其微於是

學侶奔趨爭就爐錘名山虛席迭求致焉自台大龍歷  
秀廣福與台白蓮遂由節之延慶擢主上竺乃探名於  
大士得之師嘗兩為座元一衆心服居八載執行之化  
私淑門徒有為之功徧新堂宇淳祐一再明禋隨禱隨  
應兩遷左右街穆陵持旨也初成傑閣以超諸有海賜  
名宸奎昭回亦惟師是寵丁未季夏朔祝香甫畢就與  
清衆語違人皆駭之翼朝書偈趺化留龕旬浹危坐如  
生報年六十九夏五十三葬寺之東其徒以師沒二十

年塔未有誌介古源清來請余曰佛學莫難於頓悟台  
宗尤妙於講明苟獲造其玄微豈必離於文字能窮玄  
辯何鈔疏之俱焚既悟此心寧法華之自轉即師所學  
觀其終始豈非雙修之全功圓位之極致歟遂為銘曰  
南北互興空有汨龍勝之傳佛隴出二溪而上肅也述  
玄珠相付同一佛上竺自唐為法窟累朝妙選多人物  
同菴八年玉柄拂見地光明語剗剗往來如蛻沒不沒  
書以傳之鏡齒萃千載宗傳指可詘來者伊誰覓靈骨

林孺人墓誌銘

古囊山之前有處士曰蕭宋珍其室孺人林氏玉融鏡  
江人也為處士繼室以賢名余嘗造其家處士父子皆  
龐眉皓髮有古君子之風其翁精於內典嘗寫華嚴盡  
其帙余與後村為之跋處士好善如迺翁輕財樂施孺  
人力助之雖厚費無靳也其平生可稱者於公姑盡孝  
於賓親盡禮於鄰里上下盡情人無親疎遠近皆敬譽  
之處士以次子留上庠遇裡恩封迪功郎戊辰轉承奉



郎賜緋魚袋林氏封孺人年七十五某年某月某日以  
疾終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人長桂芳次  
桂發為存心長升前廡擢戊辰龍飛第調泉州教官孫  
四人麒麟福巖桂發未歸而承奉沒甫歸而孺人沒痛  
父母之不及榮養也為承奉求銘於後村乃以此見囑  
兩謁余溪上余悲其志而知其家世之賢亦樂為之書  
銘曰

承奉之妻廣文之母善積于躬福貽爾後誰其銘之竹

溪老叟



竹溪齋十一葉續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一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傅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舉人臣李椿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齋十一葉續集卷二十二

宋 林希逸 撰

墓誌銘

崇禧陳吏部墓誌銘

咸淳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崇禧提舉宮講吏部開  
國陳公夢庚卒前三日猶以手簡至溪上索余考工口  
義曰吾疾少間矣願見此書幸毋靳余汲汲復命而公

之訃聞矣以程度之至纔一夕余與公交三十年此帖  
為絕筆也嗚呼哀哉其孤卜次年四月三日畢葬事以  
國史武諭陳自齋之狀來謁銘且曰吾父生平酷嗜書  
雖病不廢卷得考工傳良喜扶頭繙閱至疾革後已公  
真生死文字間矣嗚呼哀哉公少以文名年二十一拔  
胄解三十三擢甲科教授潮州秩滿堂除廣西漕幕人  
訝其遠謂廟堂抑名輩公殊不屑意代還安晚鄭公當  
國矣遂得幹辦浙西運司兼會子局校藝省闈房中所

得多佳士俄以考舉如格注廬陵縣鄭公曰非所以重  
科目也創員提舉會子庫比內職以處之鄭免相除奏  
院公以未試邑辭改太社令甫兩月臺評去以公安晚  
所敬疑其為黨添差通判泉州吏於泉多以珠犀自污  
公屹立如冰霜大商豪姓敬遠之人目為古老通判垂  
滿又以臺評去公朝知彈者修同幙之怨甚不直之踰  
年遂添倅廬陵實文清李丞相當筆廬陵舊有督府賣  
鹽羅錢終歲緡以萬計公曰毋貽患他日悉還州家未

幾漕臺積等驟索郡無見儲良窘人服公遠見董秋闈  
與諸房以不重騰為約遂洗累試鬻舉之疑知和糴素  
病民屏絕符移但委攬家分勸民不見吏卒而辦諸司  
皆高其才檄攝撫州前將交頭諸帑多虛數公留其絨  
鑰別為出入兩簿自領事日始比去盈縮了然網米敷  
船歲擾且滯公造巨艘十二先半載出深潭以俟徐以  
小舟運足之舊以秋期是年四月至總吏以為六十年  
未有也其長於吏事率類此除檢院免得貴州母喪止

知惠陽至之日有重囚連逮在犴人二十九前死者不計也公曰韓必和贛客也去管下九年而後韓達訴無尸無證徒據黥卒陳猛一言詰之則曰傳聞也見且疑聞而信乎改委貳車審鞫之得其情二十九人皆釋前在撫宜黃人有得罪於父而縊死者縣囚其父三月公亦一閱而縱之仁而能斷聞者以為法便民奏上列二事于朝其一曰惠民苦贛商之害名為販負實則暴客豪奪必空其廬忿激多死於鬪爭而誣訟捕繫尤擾若



如淳熙守臣吳褒之請乞今汀贛二州團保伍與憑由  
入出稽諸一人有犯同保共生其二曰博羅石灣介廣  
惠之間海寇以為窟穴出沒如鬼雖嘗置寨籍缺而力  
微乞從經司撥水軍三十人部以一將兼博羅巡檢生券  
州給之公為惠政俱可書此於慮民尤遠議雖未行識  
者避之惠人像公祠於豐湖十賢堂歸得汀州除宮教  
道除太府寺丞就職兼莊文府教授對班首疏言今天  
下固未亂而亂之形已具國勢固未危而危之證已成

內外患交攻公私儲俱竭雖未有徐樂瓦解之慮而有  
賈誼積薪之憂又言盜賊夷狄之禍曰鹽禁過密荻浦  
變生捭鹽害滋昭夫嘯聚在內則有綠林相挺之虞整  
居寶峰必謀掩屬板築光化意在圖襄城亮邑以窺浮  
光陷大理以搖廣右在外則有日蹙百里之辱皆當時  
諱聞者言官丁大全甚惡之遷司封即劾去穆陵知其  
非辜玉音予祠時寶祐五年也大全敗前惡者皆召公  
曰吾倦矣甘老林泉四請祠廩為詩示其子以銅臭不

如書香稱善人勝官呼為訓其始終操趣蓋如此公嘗  
自謂吾年七十七為厄歲十二月為厄月果如其言官  
至中奉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作詩文多不  
自珍惜僅存者竹溪詩一藁至五藁羅浮倡和小集摹  
傳矣又有笑林若干卷竹溪雜藁五卷藏於家坡詩會  
箋若干卷刊於惠笑林自志出處也娶劉氏封令人有  
賢操白頭相與如賓先公一年卒葬所公自營今合窆  
馬子攸承直郎漳州判官孫溶將任郎孫女三壻曰將

仕郎林溶之修職郎新徽州績溪縣尉趙必埴一尚幼  
公偉人也學問有源委取舍義利明其在桂林兩幙皆  
以征黎受賞經帥憾公護漕鹽獨遺之有勉其致禱者  
公曰吾寧失兩官禱辱也其在京漕衛公經諾以京剡  
適有嚴陵宗姓爭嗣者衛決矣公以理爭之有疑掇怒  
者公曰吾寧失一削爭職也此其所以自立亦其所以  
自困使能少貶以徇流俗其達也久矣大資可齋先生  
實公從祖辭榮高蹈為今丞相所敬屢謀起公而公以

知止告可齋曰景長能如是吾家有二隱矣初號竹溪  
晚以隱名堂蓋取諸此余所記是也公姓字居上流欽  
崎四十載僅一刺郡兩登朝通不及一考人皆以為恨  
而公春媚玉明由由自適寄所懷於聲畫視退猶進也  
是惡可與寡淺者道哉余初識公于京計幙之解鄰余  
寓屋每夕共坐燭影下評談古今文字公眼目最高辨  
難往復時中肯綮必相握手歡笑夫人喜具觴茗隔簾  
時曰擷者錚錚矣去歲秋謁公里第公雖少癯眼光爍

爍劇談縱飲如常時間及京華舊事相顧愴然豈知幽  
明訣竟以此日余又何忍為斯銘又何忍而辭斯銘也  
自齋工於文狀公本末詳而有法余哀思涸姑述其槩  
云爾因系疇昔所以相與者焉嗚呼傷哉銘曰

義江古靈閩之夫子五傳至禾義山金紫禾生良臣理  
曹公祖宗仁太中是為公父母也碩人考諤林氏二李  
齊名諤之昆弟中外兩家有文有道少長熏磨所詣者  
與既名於時且翔且止曾中光芒所吐能幾藁雖可傳

事雖可錄淵其淳涵見者毫粟歲晚自怡更號一隱我  
散其樗彼榮者董是身如雲朝聞夕可矧味其腴吟嘯  
至老渺素綬橫孤翠筆聳千載不蕪一隱之壠

宋知縣通直陳公墓誌銘

咸淳二年四月乳源陳君之子夢龍以書抵溪上曰吾  
父尉允溪丞連江掾英德令乳源東廣以架閣檄留乙  
丑如京鈔已上俄得疾致其事進階通直賜緋魚命下  
而卒時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一東軒大儀常

公挺為吾父書壙石矣願有銘僕辭焉九月又書曰吾  
為吾父卜窆窆初以五月痛其未得銘也改卜中冬丁  
酉矣吾父生無以騁恐死在湮泯將遺憾九京是吾父  
有子猶無子也余為之惻然曰君向自連川來攝玉融  
有賢聲其歸也余以詩餞之去而為掾為邑皆以廉白  
名英韶之士至今稱之龍也雖不能條其事而余聞之  
審况寓齋寶章以學問起家仕更麾節而宅不過一區  
田不盈百畝待制陳公謹大書公勤廉儉四字褒之參



政徐公榮叟狀其出處亦以廉許之建安名前輩也君以父仕守其學終身忍貧以死昔人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自以為不及君一庶如冰雪所至歎然未嘗以此自多其在吾邑却例卷謝私覲嘗敬而譽之君赧然變色曰無是余於是知君家父如威子勝質矣龍也圖君之不朽不遠數十舍專伴一再至不得銘不葬其志與李方叔同豈猶不以屬雪堂僕何取知君世貧無以求於顯者憐龍之志遂為銘云君諱焯字仲明

寓齋公諱梓朝請大夫直寶章閣江西漕知隆興府母  
鄭氏贈恭人游氏贈恭人君游出也一子龍也銘曰  
將相里溪之陽林石坂君之藏再世賢閣而章銘以詞  
傳彌芳後之人表瀧岡

陳判官墓誌銘

君諱介字方叟世為福清人自古龍徙龍津則高王父  
某也曾王父洪業王父士表父侃皆以積善名其鄉君  
生五歲而孤母氏督教甚至初從學尚右鄭公有能賦

聲鄭公世所傳八韻活法者名師也長事樂軒于網山之里母氏外家龍江實與網山為鄰遂徙而居焉君既有聞於樂軒不以場屋為意年三十不應舉人問其故曰吾早孤母子相依為命吾親老矣何忍一日離膝下終曹夫人之喪己酉始就舉庚戌與其子巖石同補上庠兩拔解擢開慶己未乙科時鶴相當國仇名士君廷對語切直考官懼而抑之調三衢戶曹偶縮戍遲半載始往至即却砂地粳糯例錢秋場受納每石有買口錢

二楮君笑曰口可買心可買乎搗去之後果毅軍闕郡  
誅其渠沟沟猶未已委君詣營諭之衆歡然曰是不受  
錢司戶吾曹請好米敢不聽命臺府多委送每以理折  
之且委曲訓諭以還其天間有彼此釋然而去或兩造  
俱罵雖負者亦服其議死獄也必為囚者求活死者求  
寬曰庶幾兩無憾常邑詹冠成於幕客魁吏君深憂之  
力言而不聽變作登陴守捍君獨當所必攻事平辭賞  
格不獨受人益賢之前是謝公奕中禱雨久未應以君

純篤曰為君走靈山隨車霑霑郡人曰司戶雨也甲子  
又旱君白郡侯曰旱之虐者天政之虐者人減五邑之  
賦天必雨王公已欣然弛其半雨立應嘗攝邑山時諸  
鄉多盜君謂尉曹曰此飢民耳毋庸激但以禱雨為急  
既得霖糴無閑盜果息邑素煎熬君守之以庶期之以  
信月解未過以俸代之守曰江山果難乎陳戶何優也  
諸臺專吏橫舊苦之君攝倅不為屈屢直於使家來者  
以戢私曰此強項司戶也在職三年四易守寬猛雖不同

君處其間隨事救正無不敬之秩滿擬以職幕辟辭不  
就留八月始得去外移潮州判官憲王公佖素昧剡以  
浙東憲幹書幣造廬君苦辭以謝杜門課諸孫寄情歌  
詠於世漠如也忽一日自吟曰了知傳菜日仍是破瓜  
年時咸淳乙丑君年六十六其子以二八疑之驚問曰  
何為作不祥語君笑不答果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無疾  
而逝實立春次日也君蓋前知之矣娶鄭氏子一人巖  
石修職郎改差建寧府學教授女一人適登仕郎劉嗣

翁男孫二女孫二將以某年某月卜葬雲滌山其孤以  
銘請曰君治命也余雖與君同邑先後出樂軒之門久  
落江湖而未及識壬戌被命還即舍道行柯山鄉落間  
聞父老誦戶曹之賢有曰活菩薩者心甚異之既見則  
知粹然古君子也嘗以其名上於朝越歲南歸又一見  
既而聞君兩辭臺郡之辟所守甚堅今世之仕爭歲月  
校分毫若不復有明日者而君所守如此又且怡然死  
生之際非學問之力歟樂軒之門寥落久矣使其年幸

而及耄使其學幸而及試豈不為程門尹和靖獨殿諸  
老以壽斯傳天不憇遺惜哉若人也君之子既為家傳  
甚備余因取其大者書之銘曰

書而臞道而腴名以文兮雙字譽以政兮三衢却當涂  
之羅致甘遠次以舒徐棲心恬知之養蛻身夢覺之遽  
夫是之謂樂軒子之徒

張屏山墓誌銘

嘉熙庚子秋余以溫陵掾入漕闡撤棘有士頽然闔門



者視其刺則張君持之也坐而語余曰吾為屏山書室以聚鄉俊秀而學焉貧不自給者買濠田一莊以資之今已成願有記余曰建為往來之衝名於時者曰過門何取於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前後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自此相與三十年知君上世家昇州唐曲江司徒之後南徙伊莘遂為建人嘉祐以來擢科第者相踵曾大父轂三舍貢士祖某考某贈迪功母謝氏封孺人開禧裡澤也君字立叔生十

四歲而孤與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濱後移屏山下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汲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君為首選擢以學錄極加器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居孺人之喪嘔血幾斃性遠近以孝稱庚寅辛卯君損廩質家活千餘家人呼為生佛招使抑齋陳公素寡與獨約二使者訪君於書室歡飲留詩而去君雖筆硯未靈老不釋卷晨興必誦周易終

帙持身治家有古君子之風性喜施予建寧縣學廢堂  
廡為蔬溪雲際寺荒山行苦暴客君一手倡成之邑士  
行旅至今以為德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於青雲峰即  
梨山也淳祐己酉某月某日留詩一絕無疾而逝享年  
七十有六有詩兩卷名意藁其年十二月五日壬寅葬  
青雲中麓君自營也娶提點陳公扃之女男瑜先公十  
二年卒孫男二人康松年女一人壻莆田葉丞仁甫之  
子弘祖曾孫男三人女一人狀其事者門弟懷安簿黃

夢吳咸淳丁卯松年以文學守勅應莆陽趙使君之招  
道溪上袖以求銘君於是歿十九年矣讀其狀思其人  
恍如初見時也為之愴然又喜松年好學工文能紹其  
業知君之有後銘曰

屏山之下昔君書舍梨山之前今君墓田君窮於世酷  
愛者山以吟以樂生死其間曼卿芙蓉純父長白君今  
何歸必如歐石此山長存君則不死何年鶴還問君孫  
子

林夢隆墓誌銘

國清林夢隆字德本惠安丞雷震仲子也早工場屋語  
長富於學累試不售居裕如年四十闕一室名強齋聚  
圖史其中理家雖甚勤巨細必整比而晨夕諷詠此室  
以書自味為詩多警語性嗜古寶繪所儲集古所錄與  
涵星割雲之珍苟有至者以得為喜不計直予之居鄉  
尤樂賙人之急貧而沒者槥之里士程德正老無依穀  
之家菴死為之窆其能慈且義類此執惠安之喪哀麻

不去體前兩年嘗告余曰吾卜地醴泉西蔡營吾繭室  
取香山詩語名之曰海山歸處余嘗扁矣今年春又以  
詩請余詩之甫數月其兄忽以書來訃且乞銘又曰吾  
弟孝於親友於昆季既歿猶見夢於吾母曰二兒雖稚  
弟兄在何憂余讀之愴然曰強齋其歸海山乎因思中  
庸問答其最後兩言窮達死生之事也今君塞於時而  
不變想於夢而不戚亦強矣是可銘君生嘉定丙辰終  
咸淳丁卯某月某日葬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母余氏娶

魏氏先卒十二年已窆今合焉二稚宗直宗海也余嘗  
銘惠安矣家世已具茲不書銘曰

海濛濛山小小有人焉強哉矯嗟爾賢嗇爾壽藏於斯  
利爾後

孫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諱汝靜溫之平陽仙江人迪功郎叔惠之女  
保義郎林棟之妻初歸時夫家未裕夫人曰姑向老不  
宜自勞夫力學不宜自汨請以身任之縱其夫遠求師養

其姑極盡孝去飾甘菲朝晡應酬不少懈苟完矣始闢  
其居保義亦升右庠人以為賀曰未也夫早成名姑安  
得壽此吾願爾俄而姑疾衣不解一年夜半露香自祈  
乞減已筭既居喪泣血不啓齒終其制及保義合選成  
擢第上三人傷姑不及見語必涕下保義歸踰歲即逝  
夫人嘆曰命也柰何嫠孤相守勤苦自力恪意教其子  
畢婚姻未久而女忽亡悼恨得疾以景定四年六月四  
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初病即曰吾數盡矣三日凝然端



坐而瞑但囑其子以行好事振家聲定力如烈丈夫性  
純孝慕其親終身母陳氏年九袞家雖遠稍暇必歸寧  
常問時安否不絕屏攝之祀滌視必躬鄉鄰之急貸予  
不靳歲侵每平糴以倡一介不苟取嘗有輸租多數楮  
去而覺追數里還之又嘗遺首飾于庭心知其人不欲  
言衆索驗得實夫人曰非吾所遺者其寬厚類此死之  
日間里遠近哭必哀以咸淳丙寅合葬金舟鄉湖原象  
嶺曾祖德運武翼郎祖大經承節郎子一人煜漕貢進

士女一人壻方皞如今史蒙之子國史余友也得書為  
謁銘余又聞煜筆力如乃翁必能大其家惜夫人不少  
待也銘曰

闕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前之冬浙貢進士林煜以余友方國史蒙之書乞銘其  
母今又以其父狀來亦余友所作也且曰吾父銘吾祖  
母重趼至閩乞憐於庸齋趙公留數月始得之吾父亡  
吾尚幼宰木拱矣不銘不子也吾懼焉余憐其志不忍

辭按君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薛習齋已於南仲之誌紀之曾大父訓大父廷翰父謹皆以積善名于鄉君諱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歸拜其母戀戀不忍離母趣之君曰歐陽四門雖曰養志兒願學者陳蕃也未幾母以疾終哀毀幾滅性朝晡之奠哭三載聞者傷之既葬始入京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聲籍籍既擢庚戌第學法必需明裡或曰君為鼎魁不應限此君恥自陳東歸甫踰

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春秋四十  
二明年從戎殿扈之命下不及拜階為保義郎君為文  
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  
委其從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  
宰善補儀真教思齊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  
菴而扣閣議時政別忠邪多為同舍先廷策痛言邊事  
甚激切謂兵禍甫息喜功好大前世覆轍也時有主議  
圖邊功者君故峻折之末言天理人欲限界定則君子

小人限界定君子小人限界定則中國夷狄限界定袞  
袞數千言識者謂其有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使君得試  
掖垣必又有可傳者惜哉性喜施輕財救荒賑急不少  
吝某梁某路苟有病于人不得告者築均水偃復古運  
河團保伍捍海暴或請於諸使自為之或獻以奇策俾  
行之使君得用於時必以勲勞見惜哉其睦族有恩其  
交友有義其持身有禮其教子有方國史狀已詳卒之  
日無他語但曰死生命也使吾少延得再轉以馳吾親

吾願也已矣奈何歿其身不忘其親吁賢矣娶孫氏上  
舍正奏應霖之姊後君十年卒男煜也女嫁方皞如咸  
淳丙寅十一月己酉與孫夫人合葬湖原象嶺君昔自  
卜也銘曰

聲三舍兮文豪上三人兮名高雖橫金兮賜袍遽埋壁  
兮叢蒿志馳親兮不遂死遺恨兮奈何

秘閣提刑侍講正言陳公墓誌銘

淳祐甲辰大政改紀朝方留意人物公時有聲於湖湘

矣丙午游克齋獨相公以體量江湖鹽事稟議尚書省甫至條上三說皆前相施行舊弊也廟堂是之既又述建閫之議曰國初雖收藩鎮之權而重邊城之寄所以藝祖之世西北帖然今淮西諸城日困於敵謀國不思變通之策如靖康初四輔建炎置鎮撫徒曰昔人剗方鎮以為郡縣今不可割郡縣以啟強藩以桓溫蘇峻疑當世之人而不以羊祜陸遜期文武之士非識時之論也克齋喜書其紙尾曰此論甚偉國有人矣終當用之

除公左帑甫陞轄而游去安晚相矣於是遷六部門未  
幾遂除監察御史兼侍講此丁未七月也初進講穆陵  
曰知卿不求人知此朕所親擢公頓首謝聖意蓋欲用  
公矣第一義及鄭簽樞又言史宅之之橫時史以宇文  
融故知求媚於時遣使四出名為括田委信王疇為害西  
澗公議籍籍諫垣抗疏柱史直前史為掩護猶得外補  
公乞覈其賊重加鑄斥朝論壯之在臺一年其所彈擊  
皆天下所不與者每奏必行且言大臣不持大體內而



筦庫小吏外而監司末屬駢填光範之門中書叅矣人尤以為難言戊申十月除右正言仍兼侍講公條陳弊事愈力時史已在樞府媒藥尤甚以言事之臣多侵貴近指公為植黨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此己酉閏二月也明年除江東憲再辭始就職踰年辛亥以部內有簿李某當路倩也奪浮屠田畝數百郡欲媚以畀之公不可移文追索急李毒於朝免寶祐元年十月主管明道宮抗章引年以直秘閣致其事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

終年七十一階朝散郎公諱求魯字質甫嘉定癸未進士自為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效可紀初調臨海尉郡罹巨浸瀰漫城郭死者相枕藉猶尚乘時聚羣不逞詳為暴邦人大恐守以屬公公不動聲色捕三十餘人一訊即服聞於朝以弭變於未形宜厚加賞非公意也再調漢陽教官朝論皆言有勞不錄何以勸特改承奉郎丞處之麗水偽券之獄誣連大家鞫者欲以嘗賄吏實之公曰平民被誣懼禍求脫此亦常情事

求其當不可以此為疑請精詰之其人果無罪至今像  
公祠之知福之閩縣鄭府家僮逐吏入縣解公執而杖  
殺齋稱其能益以賢公東畎曹帥辟公機幕敬之如賓  
友繼帥意一徐公以公族日蕃郡稍不給議請祠牒以  
濟之公適當筆知宗暴人怙藝妄作素與帥不咸且嫉  
公守正倡言有所裁抑嗾宗子闞公家一空公曰國無  
紀綱矣拂衣去道富沙鐵菴方漕留辟建倅公辭馬會  
堂中有誦公賢美者時宰曰得非前知宗所惡者乎除

通判澧州守楊大異以職事忤孟制改它郡朝旨俾公  
攝之公尤不屈事有不便於民爭不直不已孟反敬憚  
之堂稟之命雖以此亦不專以此也然公雖以廉介名  
於時而學問有淵源獨歎然自下不少炫其長故知其  
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古事而及之穆陵亦  
嘉其忠懇而勢孤讒勝迄不得少行其言而去惜哉士  
患無學學成矣患於不得言居可言之地而遇可言之  
主竟亦止爾惜哉公之季公汲自號壘齋與葉水心錢

白石游久公磨礪其間故毫端極細潤言論纖悉洞識體要余初交公於朝及公持節來番余備數治事與公相從幾一載析理論文句句肯綮郡刊艾軒先生集初成公得之甫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於人矣其於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引余為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者多矣未有能為此語者况一日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辛亥冬別余江岸時丁為番倅初擢江西分司瀆山素奇遇之丁亦自許以必見

用公私語余曰此輕薄小人他日必自禍但願朝家母  
為所誤爾公歿數年而丁敗每思公先見之明日先見  
之明雖老泉辨姦亦不過是公葬所居後山已十三年  
咸淳戊辰其子為吾郡理曹乃以銘見屬余曰我銘也  
乎哉遂投涕為之公家本居閩七世祖徙溫今為樂清  
人曾大父師禹大祖說與詹事王梅溪為友號八叟父  
泳以公貴贈朝奉郎娶魏氏繼戴氏皆安人子二人子  
崇理曹也子嵩今為某官孫一人竺儒自薛常州陳止

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  
考本朝文憲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  
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  
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為長久以今準昔而不為好古  
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公謂禮樂頗得其傳每慨前  
修曾未及試以身為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廷倣  
而行之故諸所進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知勇如曰  
務實如曰舉要固無非格心之大者至於整齊世故扶

補罅敝先後條上十餘萬言大抵以會計必令為一書  
內帑必制於冢宰兵民政分則體統失官府情隔則禍  
患生取士未能復古必回所習以養其心子民未能如  
古必求所苦而去其害和糴抑也預借欺也又言鹽入  
漸損者衆爭利之當嚴於諸閭楮價愈下者國自輕之  
毋徒以強民人才之乏實原於士習澆戾力之困實原  
於國用窘成周遠矣國初非所法乎某病某源某證某  
藥其言皆有關係未嘗輕撫淺微通而不拘詳而有據



鑿鑿然如穀粟可飽而絲帛可暖也且曰臣非不能抗  
高論以邀虛名蓋救時變通之道毋急於此精粗皆學  
也陳之奏篇著之講義又時因進孫其書存於家有雜  
著奏議講義故事共若干卷銘曰

公始來閩我未及識人言公賢喻以金石暨游湖湘聲  
俞藉藉既召而來獻言千百相曰偉人偉哉此畫公留  
未幾晚登宰席每語奇公曰不易得我身之除帝所自  
擇時有要人怙眷強愎抗疏力彈併及其客人皆比公

鳳鳴麟獲公雖慈和守義正色或忠或邪靡不別白上  
知益深付以言責公慨於闕如醫視疾曰上聖明扶世何  
策生平討論得自陳薛出而試敷奏歷歷匪汎匪迂以  
今準昔鍼砭其源隨證區析約以規繩質之典籍謂此  
不明無以立國公雖忠勤讒者在側何憾於公實世之  
厄我思若人有言有德非以交情為之惻惻舉如之藏  
蒼崖古栢其以斯銘大書深刻

竹溪厲齋十一葉續集卷二十二